



FADE AWAY

黑暗或许无处不在，
但至少不会再吓到我們了。

当一切在我们周围暗下来

荞麦
著

当一切
在我们周围暗下来

荞麦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当一切在我们周围暗下来 / 莽麦著. —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 7

ISBN 978-7-201-12003-4

I. ①当… II. ①莽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46871号

当一切在我们周围暗下来

DANG YIQIE ZAI WOMEN ZHOUWEI AN XIALAI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 沛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 政 编 码	300051
邮 购 电 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 子 信 箱	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	霍小青
产品经理	殷梦奇
装帧设计	何月婷

制版印刷	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
发 行	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30毫米 1/32
印 张	6.75
印 数	1-7,500
字 数	129千字
版次印次	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 (021-64386496)

1 / 4

时间带给我们的东西

“不够美小姐”的独白 002
世间所有的相聚 008
那天下午我在旧居烧信 015
就像一道光 023
为了告别的聚会 032
还在读古龙的那些年 038
因为你无法战胜一个幻梦 047
再见香港 052

3 / 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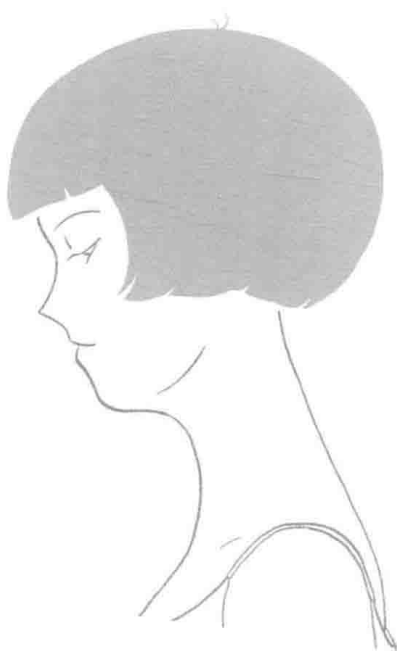
茫茫宇宙中的坐标

过年机器人 113
爸爸，爸爸 116
亲戚们 122
乡村家庭小史 130
局外人 136

2 / 4

无国界的零星公民

无国界躲雨联盟 064
关于工作的脑洞很大的无限循环讨论 071
郊区生活 076
根本就没有人是幸福的 082
听着，我们正在谈论战争 092
疾病王国的零星公民 099
衰老博物馆 104



目 录

4 / 4

朝着自己的命运而去

当一切在我们周围暗下来 147

她的心事尽归大海 153

世界终于给予了回应 157

菲茨杰拉德：你好，再见 162

理查德·耶茨：失败者之歌 169

毛姆：才华多美妙，令自己都倾倒 175

文艺工作者村上春树 179

张嘉佳：自从你离开了南京 192

1
/
4

时间

带给我们的

东西

“不够美小姐”的独白

火车上，我跟好朋友肩并肩坐着，忽然讨论起相貌来。

我问她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？”

她说：“我……希望自己皮肤好一点，鼻子再高一点。”

“你的鼻子不矮啊。”

“鼻梁这里有点塌。”

“但我一直觉得塌塌的鼻梁好可爱。”

“那好吧……”

“我希望自己腿长一点，皮肤好一点，不要近视……”

我停顿了一会儿，想象了一下崭新的自己是怎样，又回过神来，“不过，其实腿短一点也没什么，皮肤反正就是这样了，我平时戴眼镜也挺好。有时候想起来，自己就该是这个样子。”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已经这样全盘接受自己了。

妈妈和爸爸年轻时都算是好看的人，偏偏我什么都没有继承到。妈妈仔细分析后得出结论，说我继承了他们俩所有的缺点时，竟然还无所谓地笑了笑。他们那时候觉得小孩子只要成绩好就行了，好不好看根本不重要。然而，好看从小就是权力的一部分。再迟钝的小孩，也从小就知道好看和不好看的区别。对美的辨识，是人类学会的第一课吧。



至少在青春期，美是一样多么重要的东西啊。

初中最好的朋友美丽又活泼，我们每天一起上学，一起放学，身后总跟着几个男孩子，冲她吹口哨。我百无聊赖地跟着，好想也能变美呀！那时我差不多十四岁吧，天天希望自己一觉醒来，就变成了美女。但这件事始终没有发生。

大概是初二的时候，有一次生病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的眼睛忽然变成了双眼皮。当我照镜子的时候，仿佛有什么梦想忽然被实现了，而这种实现如此惊人。我大声喊妈妈来看，她当然漫不经心地嘲笑我。两天之后，发烧结束，我的眼睛又变成了单眼皮。

到了高中，文科班上的女生各种各样的美，而我的同桌是最美的一个，像少女漫画中的人物，穿白毛衣和浅蓝色牛仔褲。全校男生都轰动了，每天下课的时候，都有男生特地下楼来参观她。我坐在窗边，有男生敲窗的时候，负责打开窗户。“能帮我把这个递给她吗？”我就把纸条递给她。

每天中午吃完饭，往教室走的时候，阳台上总是趴着一群往下看的男生，看到好看的女生，他们就会哄笑，吹口哨。漂亮女生不会抬头，不经意地走过去。我知道没有人会冲我吹口哨，所以有时会抬头看看。蓝天和白色教学楼形成青春期明朗而失落的记忆。因为不够美，得到爱当然会难一些，但也并非不可能。我是在高中知道这一点的。

高三的时候，仿佛还不够令人沮丧似的，我右脸长出一片扁平疣。高考结束之后，我迫不及待去的地方就是一个中医诊所。暑假我在脸上涂了一层又一层的黑色药膏，盼望奇迹出现。但同样什么都没发生。我跟别人说话时，开始习惯略微转过左脸。

大学的时候，不出所料，好朋友依然是最美的，很像《还珠格格》时期的范冰冰。刚开始军训，教官便给她写情书。而我也在此时，终于了解到自己应该处在的位置，在新年晚会上女扮男表演小品。

美掌管的青春期，很快就结束了。等有一天发现自己真的变成双眼皮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或许是早就变化了，在成年之后，我顺从爸爸的基因变成了双眼皮、大眼睛。但因为长期戴眼镜，也并没有太多区别。大概是2004年或者2005年，有一天我忽然觉得脸上痒，就跑到中医院去随便看了一下医生，医生随便开了一点药，然后那扁平疣就随便消失了。

不知道是因为吃药，还是因为时间到了，它犹如心魔一样离开了我。

随之离开的，还有这么多年跟随的自卑、不安和困惑。我长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：既不算难看，也不算好看。三十岁之后我才开始涂粉底液。不够美丽让我失去了过度探索世界的自信，却也培养了寻找自我的耐心：我在风趣这件

事情上颇有建树，读书也读了不少，是个不错的聊天对象，还会写点东西。从任何角度看来，我就是我。这一被肉体包裹的形体，将会衰败、变形，但“我”这个内在却只会更加凝练闪亮。我抱着这种信心，拥有了真正的自我。

而这么多年过去之后，我跟曾经的美女朋友们的外形区别，也逐渐缩小了。

海明威有篇很短的小说，叫做《在异乡》。里面的老少校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即便一个男人注定要失去一切，也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去那一切的地步。他不该使自己落到那种境地。他应当去找些无法丧失的东西。”

我想，女人也一样。我们应该去寻找无法丧失的东西。而最容易丧失的，莫过于容貌了。

等我不再需要美丽的时候，我却变得比年轻时候好看一点了。人生有各种选择，以下选择却非常吊诡而常见：一些美丽的女孩子不再美丽了，一些普通的女孩子却顺眼起来。然而这一切都不再重要了。岁月几乎重塑了我们的容颜，而我们则重塑了自己。

我美丽的女友们，如我一样过着时而开心时而失落的生活，其中有些已经发胖了，有些又瘦得厉害，美或者不美，在时间面前不再有用。只有很少的女人仅仅因为美而获得了真正的幸福。最终我们的烦恼多么相似。

有段时间一直长痘痘，就去一家中医美容院进行了长时间的治疗，要用针挑破痘痘，挤出血，再敷药，痛死啦。这样坚持了好久，成效也并不显著。最后痘痘自己慢慢消失了。现在再长痘痘，我基本都不管它，任其自生自灭。想来也是时间到了，我知道一个人脸上多几个痘痘少几个痘痘，真是没什么了不起的。

每个长得不美的女孩子一定都默默问过想象中的神明：“为什么我不能长得更美？”为了稍微变美一点，我们真是竭尽了全力，不过大部分都是无用功罢了。要树立自己的存在感，努力维持外貌根本不够。

青春期之后，我很少在美女面前感到自卑了，美女那么多，而我仅有一个。

但即便如此，我有时候乘电梯，对着三面大镜子看到自己的模样，依然会感到遗憾：我这辈子都不会明白作为一个美女是怎样的一种感受（尤其当她们照镜子或者拍照时该有多么愉快）。有些自信和乐趣以及人生际遇我永远不会有，想到这里当然遗憾。

然而，我们正是在“得不到”和“有所得”之间，确立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。

世间所有的相聚

我曾经有过一只狗。乡下最常见的黄色小土狗，温顺粘人，现在想来大概并不怎么机灵，而且胆小。有一天，我去上学，它竟然就这样恋恋不舍地一路跟到了学校。

学校离我们家挺远的，每天早上走过去，大概要走半个多小时。更别提还得过两座桥，跨过两条河。到了学校之后，它不能进教室，就在外面待着。我满心甜蜜，心不在焉地看向窗外，想到晚上小狗还会陪我回家，开心极了。



结果下课的时候，外面一阵喧哗。我们班下课晚了一点，等我走出去的时候，小狗已经被一个高年级男孩子扔下了河。也可能是被他吓到了，自己跳进了河里（事后各种说法不一）。

可以想见，我大喊大叫，哭得歇斯底里，冲过去要跟那个男生打架。老师过来劝阻，却并不真正站在我这边，她只是想息事宁人。小狗在河里游了一会儿，或许游到了对岸，或许没有。我想去救它，但无计可施。我那时大概才一年级吧。几乎全校的学生都围了过来，所以除了听见同学们的叫声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根本不知道。

他们可能是骗我的，但他们说：小狗游到了对岸。它大概自己找回家去了，因为小狗鼻子很灵，能闻着味道自己回家。

没人该跟一个小孩子这么说话。没有人真的了解小孩。就因为这些安慰人的废话，我等了整整一年，或者两年。每天早晨出门时我都忍不住四处张望，有时玩着玩着，忽然像是惊醒了一样，抬起头眺望田野。这段时间里，我看见了很多人黄色的小狗，它们看上去都很像，但没有一只是我的小狗。

我曾经有一个朋友。他是我们初中的班长，斯斯文文的。

或许有一点过分斯文了吧。乡下的男孩子们对这种过分斯文的男生总难免有点恶意，有点自己意识不到的嫉妒。不知道是从哪天开始，他们说我们俩是一对，经常开一些无聊的玩笑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很害羞，而他很愤怒，还跟一些男生打了一架，嘴角都肿了。后来，有一天放学之后，大家都聚在操场上水泥砌成的乒乓球台边打球。他打乒乓球很厉害，就没人想跟他打了。天色也渐渐暗了。我走过去，拿起球拍，说：“我来跟你打吧！”

他愣了一会儿，沉吟半晌，发球了。

周围一片哗然，哄笑起来，但我们一直打一直打，比分还咬得很紧。慢慢声音就小了，他们开始认真看我们打球，打出好球的时候，他们喝起彩来。

于是我们经常打球，双打的时候我们就搭档。看我们这么友好甚至亲密，玩笑就变得不那么好笑了。也没人再多提什么。我们都还很小，除了打乒乓球，偶尔聊天、讨论学习之外，并没有什么其他交往。

升到初二的时候，他却没有来上学。过了几天，全班都知道了：他得了白血病。

我们学校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募捐，但谁都知道是没有意义的。那段时间他们对我说：“你是他女朋友哦，都不去看他。”同学们普遍比想象中更为伤心，因为我们几乎都还没有见识过死亡到底是什么样的。

我既不知道他住的医院在哪里，也不知道怎么去。去了我也不知道能怎样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们有几个同学，开始认真约起来，要去看他。我们找人问了医院在哪里，又商量着怎么去。

还没有来得及成行，他就死掉了。

消息传到学校，比起他的死亡更令我震惊的，就是我竟然没有去看望他这个事实。

我到底是出于何种原因一直推迟着去看望他这件事呢？说不定是出于害怕，还有幻想。仿佛只要不亲眼所见，一切就都不是真的。

我有过那么多的同学，却直到高中才感受到了所谓“同窗之情”。在这之前，因为一直想着要离开家乡，知道跟同学最多不过几年的友情，内心淡薄。高中时我们都别无去处。万事要等到考上大学再说。于是全班同学近乎相依为命，简直不敢相信终究会分开。

我们同属一个小县城的市中，集体住校，吃饭都是围成一圈站着吃的。上铺女生每周末从亲戚家带来很多菜，喂饱我们青春的身体。夜自习时班主任总是喜欢从后门那边悄无声息地出现，透过黑乎乎的窗户看着我们，必须要靠后面同学大公无私的咳嗽提醒，我们才能保持安全，不被训斥。

除了依赖这些本来毫无关系的陌生人的好意，我们又怎能怎样呢？如果高考失败了，我们就什么都不是。

我们都是幸存者，互相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友谊和连结。这不是其他感情可以比较的。三年里面我们吃在一起睡在一起，荣辱与共，分享所有的悲剧和笑话。

之后我们一个转身，十几年后聚会时根本想不起对方的名字。

不断不断地告别，却都以为还会再见。每次辞职，我们都会相约“再联系”、“经常吃饭”。但事实上，工作本来就是同事之间仅有的关系，不管在工作时曾经多么亲密，或者仇恨对方，离开工作，我们之间就什么都不是。

在报社工作的时候，除了睡觉，我跟几个同事几乎全天候腻在一起，一起吃午饭，然后各自采访，晚上在空气浑浊的办公室里聚头写稿子讲笑话，一起吃晚饭，继续写稿子。写完交稿之后有时还一起吃夜宵。各自回家睡觉。睡到中午再一起吃午饭。

辞职的时候他们说要跟我一起走。当然最后并没有。兜兜转转，我们像情人一样在咖啡馆谈分手。我因此在情感上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和挫折。而这种愤怒最终指向的是自己的无能——我有时候想自己或许是一个不配有真正友谊的人。

我曾经喜欢过一个男生。楼梯上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，